

# 一个学生眼中的胡福明

陈鸣达

1月2日一早，噩耗传来，胡福明老师于6点40分去世。几天前已从同学群中得知，胡老师进了ICU，暗自担心患有糖尿病且87岁高龄的他恐怕难以躲过这一劫，但还是希望奇迹出现，默默祈祷他能战胜疾病，早日康复。不想想，一个月前还谈笑风生、毫无病态的他，最终难敌病魔，离我们而去，悲痛与思念阵阵袭来。

初识胡老师，是在1978年春天，我有幸踏入南京大学校门，成为胡老师常说的“门下七十二贤”之一。胡老师对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格外重视，寄予了厚望。主持系日常工作的他，亲自担任班主任，为我们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。我是班上为数不多的现役军人，尤得老师器重，他让我担任班长、班级党支部副书记。

几年来，我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在校期间及毕业后与胡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。

胡老师思维敏捷，能言善辩，听他上课实在是一种享受。他有一副好口才，讲台上信马由缰、海阔天空，但又收放自如，不离主题。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娓娓道来，讲到激动处，常常挥舞着手臂，有一种“真理在手我惧谁”的气势。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，而是联系实际，生动形象。他会从早晨在流动摊贩那里买到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谈起，大声疾呼放开市场搞活经济的重要性。讲到忘情处，常常忘了下课铃声已响。下次上课，他还会问一句：哎，我上次上课讲到哪里啦？不知是自嘲记忆力差，还是考验学生听课是否认真。如此轻松活泼的气氛，以致于课堂上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，以致于我们很难记全笔记。

我们班共有72名同学，大家都都考上了大学，但社会经历、职业、年龄、知识层次各不相同。比如学历，有老三届高中生，应届毕业生，也有初中生；职业有干部、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教师等；而年龄，最大与最小的相差15岁。胡老师因人施教，善于捕捉学生的兴趣点；他鼓励学生与老师对话辩论，提出不同意见；他允许学生去外系、外校听课，甚至准许基本掌握教科书内容的同学，可以不上来上课。因为他深信这批即便在生活南区 and 教学北区穿行的短短路途，甚至趁食堂排队的间隙，都要从口袋中掏出小本子，背诵几个外语单词的学子，绝不会浪费宝贵的求知时间。于是，同学中有去“南工”听黑格尔哲学的，有去“南师”学音乐的。在学生管理上，班委会一年一选，班长轮着当，学习小组和学生寝室一年一调整，以便大家彼此了解，相互学习。胡老师还准许困难学生勤工俭学。正是这种宽松的学习环境，为大家日后在各领域发挥才能创造了条件。毕业后，班上不少同学在哲学、政治学、宗教学、社会学、行政管理学上成为名家，很多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。

胡老师是一位爱生如子的宽厚长者。进校第一年，发生了一场风波。因对学校的某一举措不满，班上部分同学采取在校内张贴大字报等过激行为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事后证明，同学的诉求内容和行为方式是错误的，但作为系负责人的胡老师并没有过多责难，事后也没有追究哪个同学的责任。按当年的规定，大学生是不能恋爱结婚的。但实际上，有同学在大三下下学期寒假悄悄结婚了，也有同学以农忙种

地瓜为由，请假返乡结婚成家。胡老师仿若不知，并不干涉。临毕业时，当他得知有一对同学正在恋爱，负责分配工作的他将他俩一起分配到北京，免除了日后夫妻分居两地之苦。两同学对此感激不尽，每次师生聚会，夫妻俩都会恭恭敬敬地敬胡老师一杯。

毕业后，胡老师继续关注、牵挂着大家，并乐于参加同学们的聚会。那次我出差北京，恰逢胡老师也在，于是在京同学就与胡老师相聚了。席间，胡老师愤然抨击党内腐败现象，同时无不担忧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同学走上邪路。当得知全班同学无一人要从口袋中掏出小本子，背诵几个外语单词的学子，绝不会浪费宝贵的求知时间。于是，同学中有去“南工”听黑格尔哲学的，有去“南师”学音乐的。在学生管理上，班委会一年一选，班长轮着当，学习小组和学生寝室一年一调整，以便大家彼此了解，相互学习。胡老师还准许困难学生勤工俭学。正是这种宽松的学习环境，为大家日后在各领域发挥才能创造了条件。毕业后，班上不少同学在哲学、政治学、宗教学、社会学、行政管理学上成为名家，很多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。

抽烟、喝酒，是胡老师生活中的两大爱好。令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，每当下课铃响起，胡老师第一件事便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，点燃，猛吸一口。不知趣的同学缠着他问这问那，常常搞得他一支烟没抽完，上课铃就响了，他只好匆匆捻灭烟蒂走上讲台。知道胡老师的爱好，每次与他见面，我总是第一时间递烟点烟。对此，胡老师笑眯眯地欣然接纳，并戏称吸烟有助活跃思维，拓展思路。至于胡老师善饮，在校时并不知晓。退休后，在师母的督促下，胡老师曾戒过一段时间的烟酒，但很快就“复辟”了。理由似乎很充分：心血管医生对他说，适当喝点酒，有利于扩张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此后，烟酒就一直陪伴着他。

真正让国人乃至世人记住胡福明这一名字的，无疑是那篇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

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由此引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，那位特约评论员就是胡福明。胡老师常说，自由地思想是理论创新的前提，没有自由，思想被各种条条框框禁锢，哪来什么创新？！他撰写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，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指派，完全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、共产党人的担当和知识分子的良知。至于后来，该文成为思想解放的号角，改革开放的先声，倒是他始料未及的。胡老师一文成名，最高殊荣是被评为“中国改革先锋”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。1982年，胡老师听从组织安排，进入党政部门，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省委常委、省委党校校长，省政协副主席。繁忙的政务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时间，身份地位的变化制约了自由思想的空间。但即便如此，胡老师仍没有中断学术研究之路，撰写出版了《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》《我的学术小传》《论县域经济》（与人合作），同时主编出版了《苏南现代化》一书。

临毕业时，胡老师赠我“无私无畏、为真理献身”的题词，勉励着我一生不说违心话，不做违心事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才疏学浅，毕业后的人生路平庸、平淡，自觉有负胡老师的教诲与厚望。

师恩难忘，谨以同窗、江苏省楹联学会会长周游代表全班同学撰写的悼念胡老师的挽联，作为本文的结语：

七十二生幸列墙门，得道释疑顿悟思真谛，忆南苑春深，座中皆仰谭谭语；

百万千绪逸飞天宇，追士林高范崇学清风，叹恩师今去，何处再聆朗朗音？

# 与“毒”共舞 踔厉前行

沈长根

“新冠”肆虐，防控三年。打了三针疫苗，做了无数核酸，无奈变异的奥密克戎传染性更强。

正当我这个八旬老叟进退维谷之际，忽传新政“二十条”，继而又闻“新十条”。“优化防控，科学精准”朗朗八字，“放开”顿成防疫主旋律。

于是乎，一条新的祝福微信遍传我的20余个微信群：“越是放开随意，越要谨慎在意；越是不再限制，越要自我约束；越是防控宽松，越要自我防范——祝君康乐安祥。”

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成了重要选项。面对眼睛看不见却遍布四周的病毒，唯有慎之又慎。原本天天跑菜场，先改为隔一两天，再改为每周跑一次；开启两只冰箱，备足日常食物；晨取牛奶、报纸，晚倒垃圾，必不可少，那就三事合一，一次完成；出门戴上口罩全副武装，不乘电梯走楼梯；取来快件，先向向阳通风处放置两日，消毒后再打开……

俗话说，笑一笑十年少，好心情能增强免疫力。在“新四君”微信群中，看到三位老同事尽管防之又防，还是不幸中招，在一片“早日康复”的祝愿声中，我不忘调侃几句：“疫卷之下，笑以待之。”“你仁是新四君冲锋陷阵的战士，传递抗疫经验的英雄！为战士加油！祝英雄凯旋！”继而，又自我调侃：“八旬老叟最易被圈入‘羊’群；今日不知明日事，明日不知身何处。其实，我已逃过一劫；12月9日，孙女飞来宁波，传来被保送华师大研究生的好消息。10日，儿女两家来我家欢聚，我屁颠屁颠买汤煲。不想过了几天，儿子一家全中招；中招既是迟早事，那就‘三羊开泰’迎春！”

真可谓“说中就中”。白天尽兴调侃，24日午夜，一阵剧烈咳嗽袭上我的喉头，好在第二天安然无恙。但妻子开始咳嗽、流鼻涕，症状似风寒

感冒。次日，妻子体温升至38.2℃，头晕，乏力，咳嗽加剧，胸痛；食欲全无，一杯牛奶竟食两餐，只能叫她强饮鸡蛋羹，以保营养。再一日，妻子症状加重，真的中招了。

为了不让孩子担心，电话、微信中，我俩强作欢颜，戏说安泰。于是，嘻哈之中，儿子给母亲送来了生日礼物，女儿订来了欧文蛋糕。视频通话中，三家八口开起了生日派对。烛影之下，妻子默默许愿：安度疫情，早日康复。

老两口同居一室，需要相互照料，难以隔离。因此妻子中招后，我俩仍同桌共餐，同床共寝。我笑称：“人人都得阳，早晚都一样。”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，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：家里的剩菜剩饭，一概由我“包销”。为此，经常受到妻子、女儿奚落。

大意失荆州。三天后，我咽痛咳嗽，一量体温：38.1℃。两人中枪，吃药为首。医院人满为患，咋办？好在事先做了功课，既备了药物，又将众多专家医嘱和报网上的防治图表，归集于电脑之中。逐条细阅，对照病情，自我诊断，选择药物，当起了土郎中。老两口还统一口径：对儿女保密，以免加重他们的负担。

都说八十岁为高风险人群，我还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。我的症状与专家说的七天发病过程相似：咽痛咳嗽，高烧乏力，浑身酸痛等。其中第三天半夜，咳嗽剧烈，一摸肌体，滚烫滚烫，太阳穴怦怦跳，体温爬上39度无疑。但翌日晨起，体温下降。为补充养分，中午我清蒸了四条小黄鱼，犒劳自己。31日，女儿在每晚的电话问候中，听出我声音嘶哑，即叫儿子送来血氧仪和抗原测试剂。抗原一测，两条杠杠，阳性。看来瞒不住了，只好以实相告。“阳康”的儿子立即赶来，询问病情，关照注意事项。第二天，儿媳和孙女送来了鸡汤等四色营养菜。女儿则叫儿子送来宁波还未面市的新冠专用药阿兹夫定，还捎来了可口佳肴。亲情无价，老两口力从心生。1月4日，再测抗原：阴性。哈哈，就这样与奥密克戎共舞而过。

后来才知，我俩向儿女保密，其实是他们保密在先。儿子一家“阳康”后才告知我们，女儿也已阳过，不但瞒着不说，还三天两头给我们买蔬菜水果药品，将猪肉羊肉海鲜塞满我家冰箱，把我俩当宝贝护在家中。那阿兹夫定原本是女儿为自己和家人准备的，也送到了我们手上。

病中无事，刷微信成了我的主要节目，一件件暖心事涌入眼球：宁波各大医院求诊病人一路飙升，多时一家医院日诊一千三百病人，医生护士带病工作，日夜连轴转，ICU病房上演了一场生死抢救。医生章倩影打吊针边为病人看病，杨晶边吸氧边与同事一起抢救病人，沈志红每天12小时连轴转了半月……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串又一串，可敬可爱的白衣战士，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之搏，奋战在抗疫一线。还有啊，“120”出车比平时猛增数倍，290名公交司机紧急驰援，县区医疗部门送医送药下乡，建立“共享药箱”，城镇街道组织了抗疫服务小分队，串街走巷入户，为病家服务……

回顾世界抗疫史，鼠疫、霍乱、天花等等，曾经夺去了无数生命。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·申申说：“人类的历史就是疾病的历史。”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异域同天，命运与共。老叟坚信：开放的中国人民一定能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，在与新冠病毒“共舞”中，踔厉前行，拥抱一个美好的明天。

泡泡！”没等我的喊声落了地，一把锋利的刮胡刀，“唰唰唰，唰唰唰”，开始游走在父亲的脸上。噢，父亲黝黑的脸庞好像变白了，“卖相交关好。”“哈哈，交关好。”

在悠悠的笑声里，漫长的岁月过去了，许多物和事都改变了。不变的是父亲要理发的时候，还是喜欢去那些老式的剃头店。他也不挑剔对方的手艺，他唯一的要求，就是“年纪大一点的男师傅”。坐在躺椅上任人摆布的时候，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想起过老钱。而每次看着父亲满头的白发，我一定会想起那个剃头匠。夕阳西下，余晖里的他像父亲一样将我搂在怀里，一面给我剃“锅铲头”，一面跟我诉说他儿子小时候的故事。如今，我即将迎来天命之年，那些剃着“锅铲头”的日子似乎早已不见。又或者，它们与泱泱的流水一样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在梦里，百转千回。

# 亲爱的小孩

金静

那个小孩上小学一年级的时，个子是全班最小的，细细的脖颈上顶着一个大脑袋，皮肤很白，眼睛很大，一脸的天真稚气。在我的课堂上，老实得一动不敢动，但是只要一离开我的视线，顽皮的花样层出不穷。

平时，他还不太爱动脑筋，作业也常偷工减料。因为我是班主任，其他任课老师就跟我告状。我也没少费心，软硬兼施，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。可跟许多孩子一样，我批评一次他认真一两天，不久之后又贪玩忘了学习。我找他家长沟通，找的次数多了，他爸手一挥，弹着两只眼珠子，扯着大嗓门说，算了算了，像我，也不是读书的料。

一二年级开始学写作的时候，他叙述没有条理，颠来倒去，能把人绕晕，但再仔细一读，发现他对事物的观察点不同寻常，描述的事件还挺有意思。我把他叫到办公室，对照他的原稿，我一句一句教，他一句一句写，改过两三篇之后突然就开窍了。有趣的是会写作文之后，他还无师自通写了一封“情书”，塞给那个乖巧的认真的女同学。孩子们哄笑着把那封“信”拿给我，等着我批评他。我把他找来，对他说，我也很喜欢她啊，你真有眼光。不过，你可要好好学习，这样别人才会喜欢你哦！他先是紧张得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听了这番话后用力地点头，好像郑重地许下了承诺。

他还喜欢在同学面前吹点小牛，有一次吹牛说他爸爸炒年糕最好吃。这话不知怎么的，传到了他爸爸耳朵里。他爸爸隆重地向我发出邀请，拍着胸脯说保证好吃。几天之后，我带了十几个孩子浩浩荡荡地跑去他家做客。他热情地倒茶端水果，搬出玩具，他爸妈在厨房里忙碌了半天，炒了好几锅年糕来招待我们。诶，味道果真不错，小伙伴们都朝他竖大拇指。这一来，他在同学面前又嘚瑟了好几天。

他爸跟我家先生是世交，那年他妈妈生二胎，他还来我家住过几天。那时是夏天，我带他去乡下的房子度周末，我的邻居们坐在村口那棵杨梅树下乘凉，也跟这个小客人聊天。他先看我脸色，不知怎么回答。邻居们就逗他，不用怕金老师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他仿佛有了

靠山似的，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，别人问一句他回答三句，把家里的那点老底全兜了出来。他说家里妈妈最大，连爸爸都怕妈妈，爸爸躲在厕所里抽烟，爸爸把钱藏在枕头里……在场的大人们笑得越大声，他就讲得越起劲。

他升四年级之后我便没再教他，他的学习也没怎么起色，有时还赖作业，他的老师拉住我一道教育他。我们两个老师站在一起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。他低着头不说话，不安地搓着大拇指，搓了左手搓右手，把两个大拇指搓得红红的。他高中时候跟我儿子一个学校，看见我儿子“阿哥阿哥”叫得很亲切。我儿子总跟我们提起他，说这个阿弟特别有礼貌，挺乖的。那时候，我还跟我家先生感慨，别看他爸大老粗一个，家教真好。

前两年我们见过一面，还在一起吃了餐饭。他长大了，模样也变了，这要是在别处碰上我怕是认不出来了。他看见我仍然很拘谨，喊了一声“金老师”就没什么话。我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，我不问了，他就顺着自己吃饭。吃好饭后他有礼貌地跟我告别，回家写作业了。他妈告诉我说，现在懂事了，学习也认真了。再后来听说他考上南艺，学的是编导，没想到写作成了他的专长，我还暗自高兴了一阵。我算了一下，他比我儿子小两岁，今年大二，应该满二十岁了。前不久，他那个爱开玩笑的爸爸，还一本正经地跟我家小子说，你是哥哥，有没有女朋友给弟弟介绍一个？大学生可以谈恋爱啦。

我想他会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上完大学，谈恋爱，工作，结婚生子。而我作为一个长辈，会见证他长长的未来。可就在2022年12月30日，他竟然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噩耗传来的时候，我怔住了，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不愿意相信他在弱冠之年，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，就这样被病痛带走了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恍惚，在我闲坐的时候，在我忙碌的时候，他的样子一次次浮现在眼前，可爱的，调皮的，开心的，惶恐的，甚至长大后带点冷漠的……每一个镜头，都那么生动鲜活。我没有勇气去跟他告别，只能在悲痛中写下这些文字，在文字里埋下我的思念和眼泪。



山水谣

邱文雄 摄

# 剃头店

董鸿杰

不由自主开始打颤了。老钱的手过来了，我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一下，没想到，这椅子吱嘎一下开始转动了，好像随时要把我甩下，我紧紧地去把扶手抓。“阿妈啊！”我的手被扶手上的插皮夹住，疼得哇哇大哭。“好吧，好吧，下次给你剃吧。”钱老板手里的刀又放下了。

我这么害怕的理发店，姐姐不怕。她去乡里上学的那个夏天，要剪个短发，我跟去了，咔嚓咔嚓的声音里，看到她头发越来越短，最后，白色的粉扑掸着她的脖子和脸颊，一簇簇的头发渣子掉在地下。“别动。”姐姐刚想下来，老钱又把她按住了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老钱

的剪子在空中又比画了几下。好喇。我看着她头上顶了一个黑色的蘑菇，又可笑又顺滑。

我这么害怕的理发店，父亲更加不怕。你看他，大模大样坐好，一块白色的围布围上。那个老钱，拿着推刀，“吱吱吱”，左边几下，“吱吱吱”，右边几下。剃完了，还让父亲把镜子照。“清爽吧。”“好，清爽！”父亲点着头回着，身体依然坐在椅子上。接下来，那把椅子插销拔出，靠背放倒，父亲躺在宽大的靠背上，眯起眼睛好像要睡觉。钱师傅拿起热毛巾，把父亲的脸一盖，过了一会，再拿出一把小刷子，蘸了一点东西抹上。“阿爸，